

蘇曼殊多情似無情

劉 心 皇

多才多藝的大詩人革命家蘇曼殊對幼年的女友雪梅和靜子，可說是曼殊的初戀。她們是兩個美麗賢淑的女孩子，曼殊把她們寫在「斷鴻零雁記」這篇小說裡，把這兩個女孩子的名字命名為雪梅和靜子。雪梅和靜子，並不是兩個女孩子的真名字，只不過是曼殊給她們的代號而已。但是，衡情度理，這兩個女孩子，確有其人，也確曾有過一段情。蘇曼殊為紀念她們而撰寫這一篇小說。（參見北新版「蘇曼殊全集」）

柳亞子在「斷鴻零雁記研究」一文中說：「……至於雪梅和靜子兩個人和曼殊的關係，我以為都是實在的。」又在「絳紗記考證」一文中也說到她們兩個人：「『斷鴻零雁記』敘靜子和雪梅兩段情史，我疑心都是事實。」可見柳亞子並不清楚曼殊幼年戀史，但他從「斷鴻零雁記研究」這篇小說裡看出了它的真實性。本來，曼殊初寫小說，首先把自己的初戀寫出來，也是人的常情，自然不必懷疑沒有這回事，他把他的真事寫在小說裡，人物一定是有的，但情節不一定完全和事實一樣，或許前後次序有調整，或許另有一番渲染誇張。張卓身在「曼殊上人軼事」一文中也說到這回事：「曼殊尚敏慧，素為其姨母所鍾愛。有姨表姊靜子，幼年時與曼殊同遊，兩小

無猜。其後，姨母欲為撮合，靜子亦以情志相契，終身默許，非曼殊不嫁。姨母乃以鑽戒贈曼殊，永留作紀念，不啻為訂婚之禮物。無如曼殊訪道名山一年年作客，萍踪無定。又以梵行清淨，未便論娶。以致婚事延擱，蹉跎復蹉跎，而靜子竟以積愁成疾，鬱鬱逝世」柳無忌說：「據此，則靜子確有其人，決非子虛烏有，而雪梅當然也是真名了。」

這其實，張卓身的「曼殊上人軼事」，也是根據曼殊的「斷鴻零雁記」研究的內容寫的。這兩女孩子一定有，名字當然也一定有，但雪梅和靜子却不一定真名，因為在小說中，很少將自己友的真名寫上去的，絕大多數是將真名隱去，另予假名的。但既然真有人，就以他所賜予的假名，來代表她，也未始不可。本來，名字就是一個人的代表嘛。

雪梅和靜子的美艷以及和曼殊的關係，都詳細的寫在蘇曼殊「斷鴻零雁記」中，後來，有很多的軼事紀述之類的文字，都是根據這篇小說寫的。欲知她們的詳情，還是看看「斷鴻零雁記」這篇小說。

雪梅靜子斷鴻零雁

雪梅：是他的未婚妻，古德幽光，奇女子。

雪梅之父許婚之後，以曼殊家運式微，生悔心，欲爽前諾。同時其繼母又逼她嫁富家兒，雪梅曾遣侍兒送金和書信給曼殊。信中說：「妾雪梅將淚和墨，檢任致書於三郎足下：先是人咸謂君已披鬻空山，妾以君秉堅孤之性，故深信之，悲號幾絕者屢矣！靜夜思君，夢中人不識路，命也如此，夫復奚言？適者連朝於賣花聲裡，驚辨此音，酷肖三郎心聲，蓋妾嬰年，嘗之君所，一挹清光，景狀至今猶藏心坎也。迨侵晨隔窗一晤，知真為吾三郎矣。當此之時，妾覺魂已離舍，流蕩空際，心亦騰湧弗止，不可自持；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，又以干於名義，故使侍兒冒昧進話，以瀆精神，還望三郎憐而恕妾。妾自生母棄養，以至今日，伶仃孤苦，已無復生人之趣。繼母孤恩，見利忘義，怨老父以前約可欺，行思以妾改嫁他姓。嗟夫三郎，妾心終始之盟，固不二也；若一旦妾身見挹於父母，妾祇有自裁以見志。妾雖骨化形銷至於干劫，猶為三郎同心耳。上蒼曲全與否，弗之問矣！不圖今日復睹尊顏，知吾三郎無恙，深感天心慈愛，又自喜矣。嗚乎，茫茫宇宙，妾捨君其誰屬耶？滄海流枯，頑石塵化，微命如縷，妾愛不移。今以淺錢百金奉呈，望君即日買棹過歸，與太夫人圖之。萬轉千迴，惟君垂憫

。苦次不能細縷。伏維長途珍重。」三郎受款及信，經過很多曲折，到日本見了生母，又返回找雪梅。始知雪梅繼母力逼雪梅為富家媳，迨出閣前一夕，竟絕粒而夭。三郎也悲痛欲絕。這個女友，即是曼殊的未婚妻，是為他而殉情的。

靜子：是三郎姨母之女。曼殊記他與靜子的關係說：「余母問曰：『三郎，爾視靜子何如人耶？』余曰：『慧秀孤標，好女子也。』余母爾時舒適不可狀，旋曰：『誠然，誠然，吾亦極愛靜子和婉有儀。母今有言，關白於爾，爾聽之；三郎，吾決納靜子為三郎婦矣。靜子長於爾二歲，在理吾不應爾。然吾仔細迴環，的確更無佳偶逾是人者。願靜子父母不全，按例須招贅，始可襲父遺蔭；然吾固可於若媾合居，此實天緣巧緣。若姨一切部署已定，俟明歲開春時成禮，破夏吾亦遷居箱根。茲事以情理而論，即若姨必婿吾三郎，中懷方釋。……』余母方絮絮發言，余心房突突而跳。當余母言訖，余游疑不敢遽答。以後，曼殊與靜子相處非常融洽，談詩、談抱負、談畫、都有相同的見解，而靜子又美艷絕倫，在一般人來說，與這種娃娃結合，是再好也沒有的了。然而，曼殊雖然和她有一段非常溫馨的相處，但曼殊不能和她結合。曼殊給靜子的信中說：「靜姊如次：嗚呼，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！余實三戒俱足之僧，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。吾姊盛情殷渥，高義干雲，吾非木石，云胡不感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，遭世有難言之恫，又胡忍以飄颻危苦之軀，擾吾姊此生哀樂耶？今茲手持寒錫，作遠頭陀矣。塵塵刹刹，會面無因。伏維吾

姊，貸我殘生，外復何云？倏忽離家，未克另稟阿姨阿母，幸吾姊慈悲哀感，代白此心；並婉勸二老，切勿悲念頑兒身世，以時強飯加衣，即以所憐。弟三郎含淚頂禮。」不管如何措辭，他是和靜子分離了。在小說中是說靜子也抑鬱而死。

結交女學者女英豪

玉鸞：在「燕子龕殘稿」中，曼殊有「為玉鸞女弟續扇」詩一首。柳亞子便認為是曼殊的女朋友了。玉鸞出現在「絳紗記」裡，是這樣的：「玉鸞，香山人，姓馬氏，居英倫究心理歷五稔，吾國治泰西文學，卓爾出羣者，顧鴻文（即辜鴻銘）先生外，斯人而已。然而斯人身世，淒然感人。」後來，曼殊在獄中遇見了一犯人，從這個犯人（玉鸞的未婚夫）的談話中，對她的故事又多了解一些。他說：「吾妻（玉鸞）年僅十七，知大義，嘗割臂療父病。剛自英倫歸，哭諫曰：『是兒命也，何可背義？』父母不聽。適吾行乞過其村，宿破廟中，吾妻將衣來，為吾易之，勸余改過自新。且贈余金。」這個講道義，有才氣，且是留學生的玉鸞，後來也看破紅塵削髮為尼了。這便是「絳紗記」小說中所說的人物，但她又不僅是這個小說的人物，曼殊還特別把她的名字寫在詩題上，足見是有這個人。我想，這個女孩子，又是和雪梅、靜子一樣，人是有，是不是真的名字，恐有問題，但，與把三郎作為曼殊的名字一樣，也把曼殊筆下的名字，作為她們的化名，也作為她們的名字便好了。

尹維峻：陳佩忍在「曼殊西湖墓地圖」上，在附近曼殊墓塔旁邊，他寫着：「尹維峻女士墓

，曼殊之女友。」柳亞子曾說：「尹維峻的事，我實在不清楚，我所矚目知道的，她是浙江紹興興縣人，她的姊姊叫尹銳志，是辛亥光復時與浙江烈士楊旭東同在上海製造炸藥的。楊失慎死，銳志亦受傷，這在『南社文選』卷五王葆楨的楊旭東傳贊上講過。尹維峻與她姊姊齊名，大概也是一位很激昂的實行家。她和曼殊不見得十分有交情，即使有交情，也絕不會超過純粹友誼以上的。」

東瀛調箏秦淮戲鳳

百助：在曼殊的著作中，知道百助眉史和曼殊的關係很密切。有曼殊為百助手繪的像，題名「靜女調箏圖」的就是她。此圖曼殊曾印明信片，分送友人，鄧秋枚和包天笑處各有一頁，都是曼殊加上題識送給他們的。題識可分三段，第一段是曼殊的一首詩，第二段是倪雲林的柳梢青詞，這在包、鄧處的兩頁同樣的。第三段却不同，在秋枚處的一頁寫着：「雪艇拜錄雲林處士柳梢青，以博百助詞史一綵，並示枚公。」在天笑處的一頁寫着：「余嘗作靜女調箏圖，為題二十八字，並錄雲林高士柳梢青一闕，以博百助眉史一綵。日來雪深風急，念諸故人，鸞飄鳳泊，衲本工愁，云胡不感？故重書之，奉寄天笑足下。」在秋枚處的一頁，曾被蔡哲夫取去，翻印入「天荒雜誌」。在天笑處的一頁，也翻入天笑所主編的「小說大觀」第五集內。後來，周瘦鵑又從天笑處借去此頁，翻印在「半月雜誌」三卷十六號上，研識亦搜入「燕子龕殘稿」的雜文中。所謂百

助眉史者，實在是一個日本的妓女，在「海上蜃樓」中也曾提起過，稱她為東方之美人，妙婉無倫。她也就是曼殊詩中的調筆人，有疑為靜子的，非是。眉史是妓女的代名詞，「燕子窠殘稿」中刊作女史，則又差誤了。曼殊的本事詩十章，全為百助而作，題圖的一首詩，也收入本事詩中，不過下半首被改竄過了。此外，曼殊贈百助的詩，有「為調筆人繪像」兩首，「調筆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」兩首，與「寄調筆人」三首。在曼殊剩下寥寥幾十首遺詩中，百助差不多占上一個很重要的地位。熊潤桐在「曼殊及其燕子窠遺詩」中，曾有特別提出的「曼殊與調筆人」一節。

他把曼殊之於調筆人，比拜倫之於雅典女郎；因為拜倫的「留別雅典女郎」，和曼殊之贈與調筆人詩，都是一往情深，幽馳入骨，為抒情詩之傑作。現在錄下「曼殊寄調筆人」中的一首，以見一斑：「生憎花發柳含煙，東海飄零二十年；儼盡情禪空色相，琵琶湖畔枕經眠。」此首的題目，據高鈍劍「顏無盡廬詩話」，又作「言京步楓子韻」。楓子大概是百助的另一名字。

金鳳：是南京秦淮河上的伎人。曼殊於清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，在南京陸軍小學教書時認識的。曼殊在「畫跋」中說：「乙巳，與季平行脚鉢陵，金鳳出素絹索畫，未成而金鳳他適。及後度湘水，作此寄之，寧使股洪橋投向石頭城下耳。」這可以想見曼殊和金鳳的交誼。曼殊有「集義山句懷金鳳」一首云：「收得鳳紙寫相思，莫道人間總不知；盡日傷心人不見，莫愁還是有愁時。」又「有懷」第二首云：「王砌孤

行夜有聲，美人淚眼尚分明，莫愁此日情何限，指點荒煙鎖石城。」此莫愁當然也是指金鳳說的了。

僑鄉名花窈窕佳人

花雪南：本姓許，小名五寶，是新加坡華僑的女兒。清季為革命犧牲奉獻的秋瑾女士，對雪南甚賞識，嘗有贈她的七絕兩首，以「雪南可人」四字嵌入句首。以上是根據諸貞壯的說法。貞壯和雪南交情最好最密，有「書雪孃」一文，講得很翔實，當然也說到了曼殊。又據鄭桐蓀信中說：「曼殊好吃好花酒，而却與他所做的信人，名花雪南，極少交譚；謂彼之所好，不過一場熱鬧而已，不在花亦不在酒也。」桐蓀還錄出曼殊的「何處」一詩，並和一律，中四句是：「詩成百絕情難寫，雪冷三冬恨夢除。（自註：泛指花雪南）。漫去深山盟落葉，應憐空谷老名花。（自註：花雪南）」。據柳無忌考證：曼殊和雪南相識甚早，尚在民國紀元前五年，住國學保存會藏書樓時，便相識了。至民國元二年間，仍然在來。「可見曼殊與她的關係是很長久的。

張娟娟：是民國元、二年間，曼殊所做的信人（也就是曼殊吃花酒時的妓女）。曼殊在「燕子窠隨筆」中說：「張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：『維摩居士太猖狂，天女何來散妙帶；自笑禪心如枯木，花枝相伴也無妨。』娟娟語余『是敬安和尚作。』余曰：『和尚一時興至之語，非學吞針羅什。』敬安和尚即寄禪，『有八指頭陀集』。其他的女友，尚有張默君、何震、張傾城、

徐懋慧諸女士。

脂粉叢中坐懷不亂

在這裡談曼殊的女友，和談普通一般人的女友不同，要談一般人的女友，絕不能把妓女之類的女人列入，因為吃花酒請來的妓女，——不管她有多大的名聲，其為妓女則一也。——熱鬧、親切，情話綿綿，甚至還打情罵俏，亂烘烘一陣風過去了，雖有回味，究屬淺淺，總之是一種逢場作戲而已。絕不能算是女友的。但是在曼殊方面，就不一樣了，他是方外人，是和尚，是不近女色的，是認為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換句話說，不僅看破世上其他的一切，就是一般人認為「食色、性也。」的性，也就是女色，尤其看得破。在這種看得破的和尚、大師、上人頭銜的曼殊，竟然有很多能談得來的女友，也有悲慘的初戀，也經常吃花酒，在妓女中飄來飄去的混，却不是等閒的事，要用另一付眼光來看的，但是，根據他自己的敘述，以及他的自敘傳式的小說中的描寫，都是屬於精神方面的愛，着重在情。——他除了自己悲嘆「身世有難言之恫」外，雖有初戀，雖有女孩為他死，為他病，又絕對看不出他有「初試雲雨情」的情節，也看不出他有「西廂酬簡」裡的「春至人間花弄色」的情節。

根據曼殊朋友們的紀載，也都說他在吃花酒時，僅僅是請朋友，在妓女處吃酒，又叫妓女陪酒，曼殊處在這種燈紅酒綠，色情氣氛極濃厚的場合，總是很能自持的。老實說，在這種場合，是屬於色情的場合，再說的不客氣些，是屬於肉

慾的場合，曼殊在這種場合中，也是只動情，而不動肉慾之念的。最突出的紀錄，便是菊屏在「說苑珍聞」中所說曼殊關於這一方面的話：

「曼殊固世家子，……願性本多情，亦勿能自遏。游踪所至，常留連於秦樓楚館中。每有所許可，輒囁情語，窮日夜不倦。其溫婉之態，不啻好女子；不知者或竟目為好色，斯則淺人之見，厚誣曼殊矣，茲舉一事以證其為人。某年，曼殊有事於滬，嘔一妓，深愛之。事有暇，輒顧其家。既且寢於斯，食於斯，衣服雜用之物，咸置其處，幾視妓家如己室；與妓之同衾共枕，更不待言，而終不動性慾。妓以為異，問其故，則正容而語之曰：『愛情者，靈魂之空氣也。靈魂得愛情而永存，無異軀體恃空氣而生活。吾人竟日紘紘，實皆游泳於情海之中。（按此情當指廣義）。或謂情海即禍水，稍涉即溺



蘇曼殊的女朋友之一「東海女詩人」

是誤認孽海為情海之言耳。惟物極則反，世態皆然。譬之登山，及峯為極，越峯則降矣。性慾愛情之極也。吾等互愛而不及亂，庶能永存此情，雖遠隔關山，其情不渝，亂則熱情銳退，即使晤對一室，亦難保無終凶已。我不欲圖肉體之快樂，而傷精神之愛也。故如是，願卿與我共守之。」

菊屏在紀下曼殊這一段理論之後，批評他立論奇特，而若有至理，然細察之，究不足為訓。苟其說行之於倫常之間，則世界尚有人類乎？殆亦小說家之論調耳。」

唯情主義難言之隱

其實，曼殊當時正值青年時期，他好與女子交往，又為什麼不多與良家女子交往呢？因為和良家女子交往，其結果，一定是要求結婚，要求「管夫人詞」裡所說的「混合為一」的事，曼殊在這件事上，是不能作最後的交代的，根據他的情況，最便當的和女子交往的方法，當然是當時上海的妓女館，她們只為了錢，最後的動作有沒有，絕對不會有問題，因為她們的問題太容易解決了。同時這些妓館可以為他們宴客，也可以做革命家秘密通訊的機關，更重要的當然是安慰這些革命人物以及好在外面奔波的各色人等。

所以，日本人對妓館亦稱為「慰安所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按曼殊的年齡，正是精力旺盛時期，而竟「與妓同衾共枕，終不動性慾。」這已不是禪定的問題了，也不是講色

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問題了，就是照曼殊所說的永保愛情的道理，也是矛盾的，他說「性慾，愛情之極也，」為什麼在同床共枕之時，而不讓愛情達到極點呢？所以說，他所說的愛情理論，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。同時，除理論之外，還有生理的問題，愛之極點，就是生理需要之極點，在這極點上表現了愛，也就是現在一般人所說的做愛，才是正常的。而曼殊的理論和行動，是不尋常的。他在二十歲之後，三十歲之前的這一段寶貴的鑽石時代，竟然不能行動，只有徒發怪論，這是為什麼呢？

許多敬重曼殊的人，認為曼殊是惟情主義，而又性行高潔的人物，他在妓女堆中混，竟然不起性慾，這不是小事情，因為妓女是受過訓練的，有專門叫人起性慾的技術，而曼殊竟然不動心，這是普通人萬萬做不到的。祇有蘇曼殊美人在抱，情思萬端，詩潮湧湧，他的目的厥在找尋精神上的慰藉，尋求刺激，因為他的智慧高，別有懷抱，對異性之愛重在精神，不在肉慾。無怪乎使女友驚異。

然而，另有一個可能，那就是曼殊患有性無能的病，對女人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他自言「身世有難言之恫」，其實應是「身體有難言之恫」，在他那時代，對這種病諱疾忌醫，當然是不會痊癒的，試想：美人對自己要求婚嫁，結為連理，而實際上不能允許不能接受，美人在抱而實質上不能「花心輕折，露滴牡丹開」，試想痛苦不痛苦？無怪乎使陪他吃花酒的花妓，莫明其妙，可憐的曼殊，可憐的人兒。

(頁二三一見文)圖插「情無似情多殊曼蘇」皇心劉



朱、殊曼蘇起左排後。子亞柳、叔申劉及劍志何子弟女的殊曼蘇起左自排前。海筆韓、山立林、枚秋鄧、屏少

唐秉玄教授(中)與教育部長朱匯森(右二)及教育界同事好友合影。(文見八十六頁半世紀前徐海遊)

